左粹類纂 竹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左粹類纂卷之四

吳會 施 仁編集
維揚 孫應鰲批點
河東 任養心校閱

辯說

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成敗利鈍之所關也當春秋時臨利害决死生而謇謇諤諤之士抗言持論敵國不敢逞志主君爲之震威事克有濟爲邦家光辭其可以已乎是故周鄭之間也微滿則遷之矣衛

虔

侯之藩也微賜則俘之矣鄭不晉鄙以有僑在越及吳平種實爲之辭其可以已乎吁繼此而押闔從衡之徒出士氣索然矣

〇周

〇〇倉葛不服晉 國語

王襄以陽樊賜晉文公王紲翟后翟人奉王子帶以攻王王出奔鄭晉文公納之故勞以地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陽人呼曰王以晉君爲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叛心今將大泯其宗祊廟門謂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討將

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

習 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 應其

召 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 言舉兵非義故威黷而人

弊 臣聞之曰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武無烈匿文不昭

陽不承獲甸 不得承命爲甸服 而祇以覿武 及見討於晉 臣是以懼

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

兄甥舅也君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

也乃出陽民 放令去

王孫滿對楚問鼎 左傳宣公三年

楚子 莊 伐陸渾之戎 秦晉所遷于伊川者 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

王孫滿一言而
周鼎重於萬鈞
夏之方有德以
下見在德不在
鼎也
成王定鼎于郟
鄏以下見天祚
明德有所底止也

示威以脅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
焉禹之九鼎三代相傳以為寶楚之問蓋欲奪之周也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
方有德也遠方圖物圖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九州之牧貢金鑄
鼎象物鑄金為鼎而著遠方物形于其上百物而為之備見其形而預為之備使
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不順之物螭魅罔兩
山川神怪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
遷于商載祀六百商有天下六百年也載取更始之義祀取祭祀之義皆年之別名爾雅云
唐虞曰載商曰祀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
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自有極至之時成王
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

皆所以折不臣之心

天子與諸侯之陪臣爭田可憐哉然人臣無將郤氏道以滅亡罪足與諸一

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劉單折晉郤至 左傳成公十一年

晉郤至與周爭鄇田溫別邑王命劉康公王季子單襄公朝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郤氏舊邑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撫有封內之地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忿生爲武王司寇食采於溫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桓王奪其邑以與鄭遂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爲狄所滅襄公勞文公而賜之溫文公嘗納襄王賜文公以陽樊溫原攢茅之田狐氏陽氏先處之狐溱陽處父先食采於溫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郤至勿敢爭

卿士爭政天子已不能官人矣又不能自決而待諸侯之卿聽之

○瑕禽不下王叔 左傳襄公十年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卿士）王右伯輿晉侯（悼）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各使其屬）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時從者七人伯輿之祖其一也）牲用備具王賴之（爲王備犧牲共祭祀）而賜之騂旄之盟（騂旄赤牛也舉騂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圭竇其能來東底乎（底至也從王以至于東）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所刑所放皆自寵出）官之師旅不勝其富（皆受賄）吾能無

[illegible]辭戾志借巧文奸

門圭竇乎雖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正者不失下之直

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要契約辭也伯輿辭直王叔無以應之也王叔奔晉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子朝徧告諸侯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景王崩子朝以庶長作亂劉蚠單旗立猛尋卒復立匄是爲敬王尹氏立子朝敬王出子朝入晉知躒趙鞅帥師納敬王故子朝奔使告于諸侯曰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屛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顚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有惡疾諸侯

莫不並走其望（祀羣神）以其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周召二公去其所居之位與治王之政事號曰共和）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厲王之流宣王尚少養於召公之家及能爲君二公共立之而致其官政於王）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順）用愆失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褒姒所生王欲立之而廢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伯與大戎攻殺王諸侯廢伯服立宜臼是爲平王始東遷）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啓生頹禍心（子頹莊王庶子惠王之叔也蔿國邊伯等奉子頹以伐周立頹以爲王）施及于叔帶（叔帶惠王之子襄王之弟也通于后隗氏王廢之后狄女頹叔奉帶以狄師攻王）惠襄辟難越去王都（惠王避子頹之難適櫟襄王避子帶之難處汜）則有晉鄭咸黜

不端以綏定王家（古文敍取常／鄭瑪役子頭）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謂靈王景王時）王室其有間王位（間奪王位者謂朝也今子朝反以爲王猛）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爲亂災者謂楚也今子朝反以爲晉已上皆妖言）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專爲不）謂先王何常之有（無常法）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不相弔恤者）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習）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犯）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

玆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將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立長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赦其憂而謀其難）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魯

魯亦姬姓故不與任齒

羽父長滕於薛 左傳隱公十一年

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 薛祖奚仲夏所封 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 卜官之長 薛庶姓也 任姓 我不可以後之公 隱 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展喜郤齊師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

齊孝公伐我北鄙 衛嘗伐齊齊怒魯自盟衛故來伐 公 僖 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

待命一言孝公豈能上倍其君遂違其祖

王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不敢斥尊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載書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孟文子不弛宅 國語

文公欲益巳宅而及兩臣之居侈僞甚矣兩臣者讓引先命謗僭巳罪以却之何其宜也

文公欲弛孟文子（穀）之宅（欲毁之以益宮）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寬）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貴賤有等）宅章之次也（有章服者之次舍）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爲不易之故也（有其位則治其署服其章居其次食其祿以立政事爲不可易）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汝）次爲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君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唯里人之所命次（有罪去位則當受舍於里宰）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守官）其可以蓋穆伯（公孫敖嘗淫乎莒出奔而死于齊）而守其後於魯乎

郈敬子不弛宅 國語

公欲弛郈敬子 同 之宅亦如之 如謂孟文子亦曰吾欲利乎於外之寛者 對曰先臣惠伯 叔彭生 以命於司里嘗禘烝享之所致君祚者有數矣 君有祭而賜之胙 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 奉使出入以幣將君命 今命臣更次於外爲有司之以班命事也 有司以位次命職事於臣 無乃違乎 遠而不便出入 請從司徒以班徙次 司徒掌里宰之政比大家衆家之官也敬子自以有罪君欲黜之故請從同徒徙里舍也 公亦弗取

季文子逐莒僕 左傳文公十八年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殺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公

養父母逐鳥雀但形容直發育之惡

此篇凡二段先段引周禮誓命以明莒僕之不可不去後段引元愷四凶以明莒僕之不可不誅典富麗嚴整

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行父)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罔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父子君臣夫婦朋友之法也順此爲吉德逆此爲凶德)德以處事(德之凶吉所以制事之是非)事以度功(事之是非所以量功之成否)功以食民(以功之成否爲養之厚薄)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以掩賊爲名)賴姦之用(用姦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周刑書)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

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居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愷而獨言禹事舉大以見其餘舉八元使布

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八元獨言
契事亦舉其大者耳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
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類之醜物之惡與夫心之頑口之嚚此皆人之不可
友者不才子與之親密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此驩兜也少皞氏有不才
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
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此共工也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
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
下之民謂之檮杌此鯀也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
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
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

行父與宣公先后如齊求昏與

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此三苗也）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按尚書注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也放驩兜於崇山南裔也竄三苗於三危西裔也殛鯀於羽山東裔也）以禦螭魅（螭山神魅怪物）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此舉八元之功）曰納於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舉八愷之功）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此去四凶之功）舜有大功二十（舉十六相去四凶）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朱氏曰宣公以篡得國而行父不討顧乃遂莒僕歷數其罪而不少假借是托莒僕以）

會其甘心共矣
決非假托莒僕
以劫持宣公

讀

郤犨於欒范此
正兩立必不容
者故欲去季文
子而假欒范以
中其心欲其必
去之也

劫持宣公也彼宣公果人也同宜羞愧汗下無措躬之所矣負氏曰行父歷數莒僕之罪當矣而不知襄仲之惡近在目前而不能正反與之先後如齊以求昏與會焉是陷身於盜賊之黨而不自知也且其言曰見無禮於君者猶鷹鸇之逐鳥雀也如襄仲者其有禮乎其無禮乎梟獍在前而不知逐顧區區以去鳥雀爲能而已比舜功二十之一也豈不可哂也哉

○子叔嬰齊復季文子於晉左傳成公十六年

宣伯叔孫僑如通於穆姜宣公夫人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使告郤犨晉卿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誣譖之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雖亡亦不事晉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時文子從成公在晉我斃蔑也時獻子留守公宮而事晉蔑有貳矣

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晉人執季文子於苕丘(用僑如之譖)公(成)使子叔聲伯(嬰齊)請季孫於晉(求免)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執而殺之)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僑如淫於穆姜而欲專魯國之政故謀去季孟)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季孟)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屬他國)以魯之密邇仇讎(謂齊楚)亡而為讎(使魯亡而屬於齊楚同於晉之仇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為子請邑(請邑於魯以悅其心欲使不救行父)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因)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請釋行父)若

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 燮 謂欒武子 書 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 宣成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 不受請邑 謀國家不貳 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 圖其身不忘其君 辭邑不食皆先君後身 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孟獻子借鄅於晉 左傳襄公四年

公 襄 如晉聽政 受貢賦多少之政 晉侯 悼 享公公請屬鄫 欲以鄫助魯出貢賦 晉侯不許孟獻子 仲孫蔑 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 齊楚 而願固事君 晉 無失官命 徵發之命 鄫無賦於司馬 言鄫無貢

十三國會於平丘魯獨不與何耻甚矣然晉無德義而以兵力脇之上要天子之老歃血可謂妄肆之極其不與又似無輕重者獨惜其數朝於晉三至於河不得入昭公竟無發憤之心視句踐保栖於會[illegible]報吳哉

於晉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闕失則見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子服湫復季平子於晉　國語　左傳昭公十三年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執季平子邾人莒人愬於晉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昭公遂辭魯昭公不見執季孫意如以歸子服惠伯湫見韓宣子起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爲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昔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欒盈奔楚自楚奔齊齊莊公納盈不克伐晉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敝賦踦跂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雝俞晉地與邯鄲勝晉大夫趙勝食采邯鄲擊齊之左左軍掎止

昭王破燕之後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其材品志意奚啻霄壤

蠻夷指邾莒

晏萊焉（從後曰椅止獲也晏萊齊大夫）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不急近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爲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語）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荀吳）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

惠伯及責晉晉恐諸侯之二之心故令叔魚刼季平子以歸季氏專魯而意如尤爲罪首晉人若執邾莒之詞問南蒯子仲奔叛之由釐罪致討以去强宗有何不可惜其徒知以威脅魯國而不知以義正季氏豈非晉之

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國）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起）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死晉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見遣不欲私去）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羊舌鮒叔向弟）乃使叔魚（鮒字）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叔魚坐叔虎與欒氏黨亦得罪奔魯）微武子（宿）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而生之賜）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

諸卿專權以乾大家權臣耶

是會也孔子定三言一却萊兵一改載盟一罷享禮子貢謂以綴之斷來勸之斯豈偶然者

於西河（西使近河言囚之遠地）其若之何且洛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禮遣）

○孔子相會夾谷（左傳定公十年）

公（定）會齊侯（景）於夾谷（齊數伐魯及齊平）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萊人以兵擊）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盟將告神化之祥則不）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去萊兵）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汝）不以

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大夫揖對

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須得汶陽田乃以三百乘共命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舊典吾子

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

出門犧尊象尊朝廟中酒器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

其不具用秕稗也享不備禮穢薄如秕稗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

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

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胡氏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强衆不與焉

子服何拒吳徵百牢 左傳哀公七年

棄而掾理而吳不聽矣亡吳矣

公(哀)會吳於鄫(吳王夫差方圖伯)吳來徵百牢(饗禮)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士鞅聘昭公享以十一牢)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初用七牢士鞅怒加四牢)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上公九牢伯七牢子男五牢)若亦棄禮則有淫(過)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自子至亥爲十二辰故象之)今棄周禮而必曰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遺患)乃與之

○子貢拒吳召季康子 左傳哀公七年

[illegible]青魯無禮故子貢以吳之先[illegible]無禮者責之

吳大宰嚭召季康子肥康子使子貢賜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奔走於道路而長大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不敢虛國盡行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徵百牢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包藏禍心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端服委冠也仲雍嗣之太伯無子雍繼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其效吳俗權以避害也

子貢止吳尋盟左傳哀公十二年

公哀會吳於橐皋吳子夫差使大宰嚭請尋盟鄫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固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

改也已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子貢復衛出公於吳 左傳哀公十二年

衛侯出會吳於鄖吳人藩衛侯之舍（以辭吳盟拘之也）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主盟者）地主歸餼（會所主人）以相辭也（各盡禮）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恐其叛）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

吳人好兼并故
詭之以事晉矣

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

子服何不屈於吳 左傳哀公十三年

吳人將以公(哀)見晉侯(時吳王夫差與晉定公盟於黃池) 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也 侯牧方伯也)伯合諸侯(伯諸侯之長)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

人信巫覡故恐之以宗祊吳人淩强大故鄙之以執賤

半邾以屬於吳（乘三百）而如邾以事晉（乘六百）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景伯名何）立後於魯矣（不避囚執）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地）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君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將言告神云景伯不會坐爲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適有惡名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子貢復成邑於齊（公傳哀公十五年）

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孟氏邑）成宰公孫宿不受孺子怒襲成成叛於齊子服景伯如齊（時魯及齊平而何爲之使）子貢爲介見公孫成（宿）曰人皆臣人而（汝）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言齊人亦將叛子）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以邑人齊使魯有危亡之禍）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成子名）告曰寡君願事君如事衛君（謂衛與齊同好而魯不肯）景伯揖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亦願事齊）昔晉人伐衛（討從齊）齊爲衛故伐晉冠氏（邑）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一十五家爲一社籍書致之）吳人加敝邑以

修德而固宗子其言似是然以重耳夷吾之城爲寇仇之保此

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吳之伐齊之取皆爲邾故）寡君是以寒心（衛前厚待魯薄故恐）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

○晉

士蔿築城不愼　左傳僖公五年

晉侯（獻）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驪姬欲立奚齊言於公使重耳居蒲夷吾居屈故爲之城）不愼（冈）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禍而憂者必召憂以對之）無戎而城讎必保焉（無寇而城者必召寇以據之）寇讎之保又何愼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所以

何言也常恃城吾訴之重耳不訴無亦知獻公驪姬之愛不能奪將必有讒人投間以堅其心者歟

不敢堅固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驪姬譖殺申生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翟使賈華伐屈夷吾奔梁呂氏曰羣公子之出於桓莊者獻公之從父昆弟也士蔿逢公之惡反覆陷之死地使公屠其宗族昆弟如刈草菅略無不忍之意其於宗族昆弟之間既如此何獨難於其子耶此所以來驪姬之譖也驪姬之譖襲吾譖富子之術也蒲屈之城襲吾城聚之術也是故開獻公殘忍之心者士蔿也教驪姬離間之術者亦士蔿也授賊以刃而禁其殺人世寧有是理耶

陰飴甥復惠公於秦

左傳僖公十五年

秦伯穆伐晉戰于韓原以背施閉糴故秦獲晉侯惠以歸在秦十一月而許之平晉陰飴甥瑕呂飴甥也食采於陰會秦伯穆盟于王城秦伯

以小人之言怨之以君子之言歎之

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立太子圉以爲君）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一解）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二解）小人曰我毒秦（三施不報）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此以下則餘將自致之言極相相濟故秦伯爲之動曰是吾心也）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謂還惠公）秦可以霸納而不定（言初納之）廢而不立（因遂廢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晉侯歸

○重耳欲辟舍報楚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公子重耳處狄十二年而行及楚(自鄭往)楚子(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三十里爲一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弓末之無緣者)右屬櫜鞬(櫜以受箭鞬以受弓)以與君周旋(及後)(城濮之戰果辟楚三舍以報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志大而守之以儉)文而有禮(詞華而約之以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惠公多忌克)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

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之

寺人披見文公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公獻使寺人披伐蒲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及入于曲沃獻公卒惠公賂秦而求入惠公卒懷公立未幾秦納文公殺懷公而立呂郤呂瑕甥郤芮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文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知君入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

披曾斬文公之袪止之齊桓則管仲之射中帶鉤也桓相仲而文公令披行故披引以爲証之文公非披幾何免於難

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在獻公時則爲蒲人在惠公時則爲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能爲害者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若易之反桓公之所爲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言將自去不辱君命公見之以難告晉侯潛會秦伯穆于王城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眞氏曰披可謂知君臣之義矣方獻惠時重耳爲公子在外公使伐焉若披有二心於重耳豈得爲忠丁公爲項羽將而私從王終以被戮漢景帝爲太子而召衛綰綰不往以此見褒披惟知此義是以事獻惠時知有獻惠而不知有文公及文公既入即吾君也有難而不以告又豈得爲忠乎文公見之遂免於難觀其言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非賢而能之此不惟內臣所當法凡爲人臣皆所當法也

盡用以求納則不當復罪其竊藏而當赦其逃

里鳧須見文公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晉侯(文)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公出亡時)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所爲皆反常)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無不可)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解揚不辱命左傳宣公十五年

楚子(莊)圍宋(殺申舟故)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虛言以懼楚慰宋)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

解揚知此大義故亦不辱君命

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宋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車上有樓櫓可以望遠者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隊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成君命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知瑩不知所報左傳成公三年

敘最有味見楚歸罃非其本心以罃父佐中軍也
共王四問而知罃四答不亢不隨能重本國而不失鄰好辭旨藹然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邲之戰楚獲晉知罃晉射殺楚襄老囚穀臣至是以此求之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共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

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斬於其國君之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違避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士燮使魯徵兵　左傳成公八年

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景公使燮徵魯師以其事吳故先是吳伐郯及吳平公成公賂之請緩師文子燮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後期是寡君不得事君也言欲絕魯燮將復之季孫行父懼使宣伯僑如帥師會伐郯

譎詐相傾秦晉故智本無尋直但此文旁引曲證錯落縱橫如萬馬馳驅而不失銜勒三軍決驟而各中紀律一闢一闔乍放乍收亦文之最可玩

呂相絕秦 左傳成公十三年

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晉盟于令狐秦桓公歸而叛盟故晉厲公使呂相數其罪而絕之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獻公以女伯姬妻秦穆公天禍晉國驪姬之難文公如齊惠公如秦避驪姬也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秦獲惠公于韓亦悔于厥心尋以呂甥之言歸之用集我文公納重耳是穆之成也成安晉之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文公既立未嘗至秦諸侯亦無有朝奉者朱氏謂是楚子送諸秦時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鄭人侵秦我文

上已之功過忽秦護數秦之罪則加誣詆

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晉自以鄭貳於楚而與秦圍之鄭實未嘗侵秦也此皆文致之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燭之武言於穆公穆公與鄭盟不敢斥言故云秦大夫）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當時初無有欲致死于秦者此亦文致之辭）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秦師過殽初無伐晉之意而云然者蓋誣之）殄滅我費滑（滑國都於費秦襲鄭無功乃滅滑而還）散離我兄弟（謂晉同姓）撓亂我同盟（謂鄭）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文公）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晉敗秦于殽）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使鬬克歸楚求成）天誘其衷成王隕命

臣所弒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
公我之自出康公穆姬之子晉之甥也又欲闕翦我公室納公子雍傾覆
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猶蝥之食禾也雍之來晉實召之以
此罪秦其誣甚矣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晉敗秦于令狐康猶不悛入我
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河曲涑川王官羈馬皆晉地我
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
君之嗣也秦桓公立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
不惠稱盟惠然共盟利吾有狄難晉滅赤狄時入我河縣焚我箕
郜河箕郜晉三邑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
聚晉聚兵拒秦于輔氏君亦悔禍之延延長久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

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晉厲公立與秦桓公將會于令狐秦伯不肯涉河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郤犨盟秦伯于河西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秦伯歸即背成白狄及君同州在雍州狄與秦俱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杜氏以爲文公納季隗考之隗乃赤狄之女恐非君來賜命曰吾與汝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使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狄雖應秦命而心實憎其無信是用告我狄來言晉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穆康共楚三王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

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已上述楚共王來告之詞諸
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來親晉寡人帥
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
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安靖諸侯豈敢徼
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才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
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或和或戰

辛俞從欒盈 國語

欒懷子之出欒盈以母故逐於范宣子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
氏者爲大戮施尸陳欒氏之臣辛俞行吏執而獻之公平
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

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三世爲大夫家臣事之如國君再世以下主之大夫稱主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爲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叛以煩司寇公說乃遣之

欒盈致辭於周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謂范宣子將逃罪罪重於郊甸謂見掠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輔晉而翼戴王施惠

尤而効之謂盈已有過而我忘欒氏之功而罪之是過亦在我乃効其過也

焉賜之命服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刑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靈曰尤而効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

女叔齊不盡治杞田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晉侯平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平公母杞女也慍曰齊也叔侯名齊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尚當取而殺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八國皆滅於晉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

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用夷禮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何得盡歸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無月不受魯貢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責夫人而焉用老臣無用責我

趙武求楚釋魯叔孫豹 左傳昭公元年

會于虢尋宋之盟也晉趙武楚公子圍魯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會季武子宿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鮒相趙文子武欲求貨於

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難請言求貨故以帶爲辭]弗與梁其踁[家臣]
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
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墻以蔽
惡也墻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於墻]雖
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行使]季處[守國]有自來矣吾又誰怨
然鮒也賄弗與不已[若不與彼必不肯止]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
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
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謂忠信貞]義也有是四者
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
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

辟汙勞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不任勞難而不守不守節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有臣能此二者不安靖也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不伐魯又賞其賢赦豹諸侯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如鄆之類一彼一此何常之有或歸莒或歸魯王伯之令也三王五伯有令德時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更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

叔向因諸侯之有間而陳兵示武是之謂以力服人

能辯焉吳濮有釁（吳在楚東濮在楚南此設言也）楚之執事豈其顧盟

（言伐以取）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

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不以禦）去煩

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

孫

○叔向屈齊於盟 左傳昭公十三年

晉成虒祁（平公築宮於虒祁之地）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

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於邾南甲車四

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昭）

使叔向告劉獻公（摯）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

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天子公卿大夫自稱曰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言將助晉討齊）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朝聘）而無業（貢賦）事則不經（常）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禮須威嚴而後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不明棄共百事不終（信義）（不明則棄共棄共則無威無威則無禮無禮則無經無經則無業無業百事廢矣）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

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十二年之中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岳之下）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自是興晉禮主盟（以此禮主諸侯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所用犧牲）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示將戰）諸侯畏之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

叔向辭魯於盟　左傳昭公十三年

晉自重丘之後會盟皆大夫至此再合諸侯蓋晉昭即位乘楚之亂中國又似有可為之機惜乎叔向以晉賢大夫不能以義匡其君乃導以威力是以諸侯不服而晉之合諸侯遂亦止此矣

尙之辭驕僨

晉合諸侯于平丘將尋盟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貢以魯之故）晉侯不見公（昭）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椒）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子仲公子慭也與南蒯同謀李氏南蒯以費叛子仲奔齊）其庸可棄（忘）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二憂爲間隙）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

于乎丘公不與盟

○范鞅難於納魯 左傳昭公二十七年

會於扈謀納公也 魯昭公爲季孫意如所逐奔齊宋衛齊景公不能納復有求於晉 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 鞅 取貨於季孫 意如 謂司城子梁 宋樂祁犂 與北宮貞子 衛北宮喜 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 請囚於費請以五乘亡皆不許 君又弗克而自出也 戰不勝而奔齊 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 既伐而復安 天救之也休 息 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 箭筩 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

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不敢自用）事君如在國（毋歲納馬與從者之衣屨）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復命於君）

董褐使吳（吳國語）

吳晉爭長未成（吳王夫差會晉定公于黃池將盟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諸侯我爲伯）邊遽乃至以越亂告（時越襲吳獲太子友）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王孫雄爲畫計欲挑戰以激晉）乃戒令秣馬食士服兵擐甲既陳晉師大駭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

察言觀色似得之

今大國越録（次）而造於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救之）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翟楚秦（億安負恃式用也安恃其衆而不用征伐戎翟楚秦卑周者）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責晉不帥長幼之節而伐同姓）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爵次當爲盟主）進則不敢（不敢過）退則不可（不可不及）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之不可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爲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還旣致命乃告諸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

責以名號遂爲自屈

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若獸被毒而暴）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與戰）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以火發兆曰易）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荊之虞禮世不續（責吳廢朝聘）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責吳僭號）君有短垣而自踰之（以垣喻禮）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

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吳）夫諸侯無二君、而周
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
順從君命長弟、（先後）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
先歃、晉侯亞之、

楚隆使吳越　左傳哀公二十年

越圍吳、（報夫椒也）趙孟（無恤）降於喪食、（時有父簡子之喪飲食降於初喪時）楚隆
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
曰、黃池之役、先主（簡子）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
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欲救吳）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
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

胥雖不能及趙孟憂之亦不忘先之故歟

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間犯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入吳觀釁）許之告於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簡子初名鞅自叛歸更名志父）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才）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遺）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生憂使生受其憂患）寡人死之不得矣（欲死不可得）王曰溺人必笑（自喻所問不急）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史黯晉大夫蔡墨也吳伐越時蔡墨言不及四十年越必有吳故王感而問之）對

如此開谷便有造張

曰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蔡

聲子復楚伍舉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 子朝之子 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 獲罪出奔 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 布荆坐地 相與食而言復故 議歸楚事 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 弭兵 聲子通使于晉 爲楚使晉 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

善爲國者以下歷爲指陳以見禁縱淫刑

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聲子名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盛饌不舉則徹樂此

子儀雍子子靈苗賁皇凡四大枝正見楚多淫刑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謀主豈非楚國有材晉實用之

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不能用其材子儀之亂楚莊王幼令尹子孔使子儀守而伐舒蓼儀因作亂楚人殺之析公奔晉析公子儀之黨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楚伐鄭晉欒書救之遇楚師於繞角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同其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此析公爲晉謀以害楚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

楚不能正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楚納宋叛人魚石於彭城宋圍彭城楚伐宋晉救之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宜歸者遣之行而逸楚囚。欲使之知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子辛死之。以陳叛故則雍子之爲也。雍歸於辛而殺之此雍子爲晉謀以害楚也子反側與子靈巫臣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反亦壅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中國戰法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

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
靈之爲也（此巫臣爲晉謀以害楚也）若敖之亂（越椒楚若敖之後代鬭般爲令尹殺蔿賈
將攻莊王王滅其族）伯賁（越椒）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
主鄢陵之役（晉伐鄭楚救之遇於鄢陵）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
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
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時欒書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誘
令楚人貪己使不復顧左右軍）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新軍
佐也二穆謂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時子重將左軍子辛將右軍）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四面
夾攻之）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呂錡射共王中目）師
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此賁

今又有甚於此以下危言以激之于木安得不動殊有指點然聲子雖爲伍擧而發皆楚晉往㳂實事有賢不用必授他邦自貽伊戚可以爲鑑

○長

觀佗之辭於靈公與私於萇弘借節紛矣

皇爲晉謀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以害楚也擧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擧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楚不以爲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

○衛

祝佗長衛於蔡 左傳定公四年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楚以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既歸請師於晉晉合天子之元老以謀伐之 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 夫會同難嘖有煩言 嘖至也至有忿爭之言 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

公曰善乃使子魚（佗字）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
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兼職）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
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
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
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盟）將長蔡於衛
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
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
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
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正）天下於
周爲睦（以盛德獨見親厚）分魯公以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之車）大旂（交龍）

爲旂（周禮同姓以封）夏后氏之璜、（半璧曰璜）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弓名）

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

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使六族就周而受周公之命）是使

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加厚爲七百里）

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成王伐奄

令屬魯使撫其遺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曲阜）分康叔以大

路、少帛、（旗名）綪茷、旃旌、（大赤之旗也綪染赤草名茷旃也通帛爲旃析羽爲旌）大呂

（鐘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幾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

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衛所受朝宿邑）取

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衛所受湯沐邑）聃季授土、（周司空）

陶叔授民（周司徒）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殷虛朝歌）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皆總魯衛言開以政因殷之風俗治其疆理用周之法度）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甲名）姑洗（鐘名）懷姓九宗（唐之餘民）職官五正（五官之長）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大原）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武王成王之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惎毒也管蔡導武庚作亂）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放也）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蔡仲名）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

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管叔蔡叔成叔霍叔毛叔也)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以伯爵見甸服)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奔楚)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文公)魯申(僖公)衛武(叔武)蔡甲午(莊公)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茲平公)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蚠)與范獻子(鞅)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鄭

○○燭之武退秦師　左傳僖公三十年

晉乃秦之敵鄭近於晉而遠於秦秦得鄭而晉收之勢必至者

晉侯文秦伯穆圍鄭以其失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文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縣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秦在西鄭在東晉居其閒設使得鄭以爲秦鄙尚隔越晉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陪益也鄰謂晉也言秦雖得鄭必爲晉所有鄰之厚君之薄也秦地亦必見削於晉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行李小行人也李本作理李理古字通用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

故秦不但不闕而且戍鄭也述許君焦瑕正見晉不可與同事秦安得不戍鄭焉

晉君賜矣。（納惠公）許君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而夕設版焉。（一濟河而歸隨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謂晉必滅秦）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

叔詹盡辭就烹　晉國語

晉文公伐鄭。反其埤。（反撥也埤城上女垣）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文公過鄭時叔詹請禮之鄭伯不聽因請殺之）詹請往。鄭伯文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晉人將烹之。詹曰。臣願獲

叔詹固請以往正自料其言足以反文公之心

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按内外傳鄭無觀狀之事而詹云然謂淫放於曹不禮公子與觀駢脅之罪同耳]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材、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述前諫詞]今禍及矣、尊明[請禮公子]勝患[遏亂階]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爲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爲將軍、

襄公行成於楚[左傳宣公十二年]

楚子[莊]圍鄭[以貳於晉]克之、鄭伯[襄]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祐于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

楚莊兩言殊美得大國之度

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徼福於厲宣桓武（鄭四君）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息滅鄧滅黃滅夔滅江滅六滅蓼滅庸克權皆以爲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謂必如此）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望得其國）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伯駢使晉（左傳襄公八年）

楚子囊（貞）伐鄭討其侵蔡也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而汝也）以討亂略（作亂）

而侵畧者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翦盡也言楚覆滅鄭殆盡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楚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

石㚃復良宵於楚左傳襄公十一年十三年

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晉悼公三駕之師鄭人使良霄太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懾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鄭良霄太宰石㚟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貞曰、先王卜征五年、征行也謂巡守前五年卜之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卜皆吉則出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不能修德與晉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貴者多則勢相偪令良霄在楚乃除鄭相偪之患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不偪則睦疾楚則事晉固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鄭之遣霄正欲楚執之而得堅事晉令歸之則廢其遣使之本意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今鄭不和則事晉不固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子產對晉徵朝 左傳襄公二十二年

晉人徵朝于鄭晉平公召鄭簡公朝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不敢斥言晉侯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晉伐鄭鄭行成而盟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伐而曰申禮蓋飾辭也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朝而曰觀釁亦飾辭也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晉伐鄭鄭行成而會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姓故

而何敢差池不齊一也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以受齊同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朝正貳于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鄭使臯從良霄告楚楚執之而曰歸討者亦飾辭也溴梁晉平公新立會諸侯于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酎重釀酒也時釀酒新熟平公薦於廟而嘗之鄭君適以此時朝晉亦執胙以助祭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齊莊公即位而新服于晉遂爲澶淵之盟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以聽會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徵削其無乃不

晉人問陳之罪則數其恃楚馮陵問何侵小則指大國數圻問何戎服則稱文公而不含粲然有章故趙武受之而孔子以爲文辭之功也

堪任命而翦爲仇讐（翦削也見削而成化）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子產獻陳捷於晉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子展子產伐陳遂入之（報陳從楚伐鄭）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閼父舜之後爲武王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章法）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閼父之子滿也）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封舜之後於陳夏之後於杞商之後於宋其禮加隆示敬而已故以三恪云）則我周之自出（陳爲周之甥）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桓公鮑卒於是陳亂）蔡人欲立其出（陳厲公蔡甥也）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

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公二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徵舒弑靈公成公播蕩奔晉又我之自入自晉因鄭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其欲逞志於鄭者不可億度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請晉伐陳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上昏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首于我謂陳侯喪服擁社使男女自囚待命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敢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法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差降也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

子產善於辭命
以其習熟精典之

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晉伐楚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令鄭文公戎服以傳襄王以授楚捷不敢違王命故也士莊伯弱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武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

子產復印堇父於秦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印堇父戍城麇邑楚人囚之楚侵鄭至其邑出與戰而見囚以獻於秦楚與秦同役故獻之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游吉爲令正

故達彼我之情
故有不苟得必
中

讀

作辭命以爲請、子產曰、不獲、言董父不可得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言必不肯棄大名貪小利若曰更爲辭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歸功於秦則董父可得弗從、遂行、以貨往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用其辭而後獲之、

○游吉使楚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鄭伯簡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不受聘而遣還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來朝否子太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弭兵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

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以歲荒不得親朝）聘於下執事（不敢斥言楚君）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以大夫不得預楚之政令）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謂諸侯皆楚）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

子産壞晉館垣（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子産相鄭伯（簡）以如晉晉侯（平）未之見也（以魯襄公喪故）子産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匄）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

言輸幣以見巳之勤於職貢舉文公以見晉之慢於諸侯信子產之有辭

何無以待諸國之來朝聘者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令客使不以寇盜憂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文伯名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朝會逢執事之不間無暇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見君而獻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小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

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治險阻）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塗黝堊）諸侯賓至、甸（甸人）設庭燎（周秋官曰甸人積薪火師監燎）僕人巡宮（行夜）車馬有所（安處）賓從有代（代役）巾車脂轄（主車之官以脂塗其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有廢缺則巡察）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無寧寧也言待賓如此寧復有患乎）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晉離宮）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之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水潦無時）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

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 信如子産言 我實不德而以隷人之垣以贏 受 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産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安定 其知之矣

○子羽郤楚逆女以兵 左傳昭公元年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 知楚懷許 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

伯州犂之言責以大義使非子羽不能對矣子羽之言蔑其隱心故比出入無患得以成禮而去

以衆逆入以兵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欲以城外除地為墠行昏禮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公孫段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言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于女氏之廟是使我欺其先君也將不得為寡君老大臣稱老懼辱命而黜其蔑以復矣不得歸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無備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以鄭為戒使莫不憾者恨楚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謂不奉楚

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鄭之在楚與守舍之人相類其敢愛豐氏之祧遠祖廟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弓衣而入許之入逆而出

○子產爭承　左傳昭公十三年

晉合諸侯于平丘及盟子產爭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天子畿內供職貢者鄭伯男也伯爵而在男服盖削弱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晉侯使人來責貢賦無月不至貢之無藝重而無法制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

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旣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不競於晉亦爲所陵何國之爲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子產不恥孔張失禮 左傳昭公十六年

晉韓起聘于鄭鄭伯定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于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孔張當從君於廟門外揖客而入乃後客而至立於客間禮大夫立于東夾南面張立于客間者蓋賓入未升階時立于西方而張誤立于其間矣執政禦之適客後張移立于客之西又禦之適縣間張益趍西乃立于鍾磬樂肆之間客

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也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戰敗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軍出卿賦百乘喪祭有職受脤脤君祭賜以肉歸脤歸肉於公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

甚蘊藉其言嚴整豈惟鄭國雖衛人亦利賴之

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

子產重環 左傳昭公十六年

宣子韓起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定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吉子羽揮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晉國盟主韓子執政不當薄待之若屬適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謂宣子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

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謂鄭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不復成國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細小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再求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初在畿內桓公以帑賄東遷與商人俱庸次比耦用次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

能知
心也以
其書能
大故惠政
之溥於鄭也

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illegible]
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
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
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
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供無法之誅求鄭鄙邑也亦弗為
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
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

子產對晉讓登陴 左傳昭公十八年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城子大叔吉曰晉無乃討乎
辭客授兵有若叛晉故恐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

即借晉言憂鄭之言以反之

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勁忿貌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鄭雖與他國接竟瞻望奔走唯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子產對晉問駟乞立故　左傳昭公十九年

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偃卒子絲幼族人立其弟乞絲告於晉

應接如響

舅氏故來問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祐于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游吉使晉左傳昭公三十年

晉頃公卒、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舒使士景伯彌牟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副使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隨時共其所求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以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饗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暇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不得如先王禮數大國之惠亦慶其加君有會葬則於禮爲加故善之而不討其乏謂不及數明底其情明致小國有無之情實取備而已以爲

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曹

曹人請負芻于晉 左傳成公十三年

宣公卒于師、從晉伐秦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是爲成公 晉侯厲 執而歸諸京師、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時子臧不義負芻將亡國人皆將從之 而又討我寡君、以

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時諸侯欲立子臧子臧逃奔宋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當時諸侯有罪一列於會不復致討曹成公已與於戚之會故云君唯不遺德刑、德以柔服刑以伐叛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晋侯謂子臧欣時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

○宋

華元平國 左傳宣公十五年

楚子圍宋楚莊王使申舟聘齊不假道于宋宋殺之楚遂圍宋積九月不服楚師將去宋申犀子舟之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毋畏申舟字先是楚穆王與宋昭公田孟諸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故其使聘時知必爲宋所殺而不敢廢王命、

冒死而行王棄言焉謂未服宋而去王不能荅申叔時僕時爲王御曰築室反耕者示無去志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胡氏曰華元若以大義責之口子爲正卿不能恤小助桀爲虐陵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中華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爲義動退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

宋人拒楚請華向 左傳昭公二十二年

華向以南里叛宋元公惡華亥華定向寧因誘殺羣公子胡公公怒攻之華向入南里以叛求

助于　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
楚
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
媚於父兄華向公族故稱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
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
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亢蔽衷善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
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
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
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
之

○陳

○芊尹蓋奉尸終事 左傳哀公十五年

楚子西子期伐吳（報入郢也）及桐汭陳侯（閔）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夫差）使太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顫動貌）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芊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不敢斥言君）無祿（謂陳）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供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其殯斂所積聚之用）一日遷次（一日之間便遷尸于次不敢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

嘉蓋據禮以對故吳人納之

尸將事之禮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殯于棺造于朝介將命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禮聘遭喪入竟則還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以吳辭以水潦故云吳人内之

○齊

國佐不辱命 左傳成公二年

晉師從齊師晉郤克以笑故伐齊戰于鞍齊師敗績晉師追之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頃使賓媚人國佐賂以紀甗玉磬與地甗玉磬皆滅紀所得者

齊國喪敗之餘國佐猶能直辭抗敵卒以安全母亦晉君之母之言動其同類之心而非先王之命與收合餘燼足以懾其氣魄

地魯衛之侵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
必以蕭同叔子為質以蕭君同叔之女為名難斥言齊君之母也而使齊之
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
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
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先王以孝治天下且是以不孝令也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
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種物各從
土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
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便於伐齊無顧
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

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述齊侯言〕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不敢抗言戰〕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也以喻敗兵之餘〕背城借一。〔背齊城更借一戰〕敝邑之幸，〔幸勝〕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

傷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若）我亦得地（所侵）而紓其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兵車）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及齊國佐盟于爰婁

○晏嬰不死君難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棠公死崔杼往弔見其妻美而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弑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

晏子不避君難
[illegible]以崔子之
大[illegible]而猶知舍
晏子以從民望

也者豈爲其口實(祿俸)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衆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晏嬰使晉請繼室(左傳昭三年)

齊侯(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晋少姜卒齊復薦女)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得親來)不腆先君之適(謂少姜)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

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言如常人不敢自謦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董正也振整也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

虞人不應弓招　左傳昭公二十年

齊侯田于沛招虞人掌山澤之官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

以小推大此不可苟孰有可苟者

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招而往者道之常非其招而不往者官之制）君子韙之（張氏曰虞人守官義不敢往義有重於死故也使一有畏死之心應非其招則見利忘義矣充虞人之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而不爲之心也人紀之所由立也是以夫子取之）

梁丘據不欲納魯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齊侯（景公）將納公（魯昭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二臣）以幣錦二兩（四匹）適齊（因高齮以貨梁丘據）子猶（據字）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

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

○薛

薛宰不代宋役 左傳定公元年

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 奉敬王命 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 欲使之代 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于周 使不自通於天子 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我踐土 周役于 若

從宋（代宋役）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言薛舊為宋役踐土固合役舊）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薛居周世不得引用夏商故事）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范鞅新代魏舒盖舒卒）於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求故事）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彌牟）怒、謂韓簡子（不信）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屈於薛）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邾

茅夷鴻乞吳師 左傳哀公七年

師入邾魯季康子伐之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陋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魯哀公與吳盟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言魯滅邾成其所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以魯八百乘之賦貢吳然其國大乃吳之敵國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私屬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夫差從之

○楚

楚使反詰齊師 左傳僖公四年

齊侯 桓 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 成 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山陰陸佃曰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楚是以云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 奭 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 所踐之竟 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 禹貢荊州貢菁茅包束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 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 南巡以膠舟溺於漢 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

西山之論若持
衡之書鑑照破
桓公管仲心膽

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

師進次于陘。呂氏曰伐楚之役苟直指其不共貢賦以討之楚必稽首而知罪矣而君臣過計以不共貢職之罪為不足遂遠求昭王不復之事欲張楚之罪以大吾出師之名抑不知膠舟之禍年踰數百茫昧不可考楚安肯坐受其責乎此所以來水濱之侮也真氏曰荊楚僭王罪之大者也包茅不入罪之小者也昭王之不復則非其罪矣管仲不以僭王責之而舉此二罪是舍其所當責而責其不必責也仲豈懵乎哉蓋有諸己而后可求諸人無諸己而后可非諸人齊桓之內嬖如嫡同産不嫁內之失德者多矣滅譚滅遂遷陽降鄣外之失義者多矣楚大國也僭王其大惡也我以大惡責之彼肯弭然受責者其必斥吾之惡以對方八國之師雲集而為敵人指數其惡豈不為諸侯羞辱之弗克還之弗下將何詞以退師乎故舍其所當責者而及其不必責者庶幾楚人之為辭也易不盡力以抗我我之服楚也亦易不勞師而有功仲蓋計之熟矣嗚呼此其所以為伯者之師歟

壹

以此衆戰以此攻城霸略於張猶可暴見非德以將之官所於完之對也

屈完使齊 左傳僖公四年

楚子(成)使屈完如師(覘強弱)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共載)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求福於神)加惠於楚以辱收寡君(亻以同好爲辱)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眞氏曰屈完之對纔數語耳皆足以折服齊侯之心蓋善於辭令者也)

夔子不祀祝融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十二世孫是爲鬻熊事文王其曾孫熊繹始封於楚夔乃楚之別封於禮不得祀者]楚人讓之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自竄于夔[摯楚嫡子有惡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爲夔子曰竄者明斥之詞]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滅夔以夔子歸[胡氏曰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呂氏曰夔子之對楚問正也其及楚怒而見滅者以氣之忿而奪言之正也治言而不治氣雖有正禮大義反爲忿戾之所敗不足以解紛而反以速禍豈不甚可惜哉]

蔿賈不賀子文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

楚子[成]將圍宋[即晉故]使子文治兵於睽[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欲歸重於子玉]子玉復治兵於蔿[邑]終日而畢鞭七人

賈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所舉得人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先是子玉伐陳還子文以爲功使爲令尹叔伯曰若國何答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入其衆而治之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鍾儀不忘楚 左傳成公九年

楚子重伐鄭鄭共仲侯羽二將軍攻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晉侯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

也使稅之(縛釋)召而弔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樂官)公曰能
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
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
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
(也側司馬子反也朝夕于其所尊敬之也)不知其他公以語范文子(燮)文子
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
也稱大子抑無私也(遠稱少時事以示性之自然明不私於恬也)名其二卿
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
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
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讀

椒舉辭謝宋大子 左傳昭公四年

楚子 靈 合諸侯于申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 請王辭 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 言爲宗廟田獵 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 墮布也輸也根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

○申無宇執亡閽 左傳昭公七年

楚子 靈 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 無宇楚芋尹也閽守門者其人得罪走入宮 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

草

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五等諸侯公臣大夫、能扶成人者大夫臣士、能理庶事者士臣皁、造成事者皁臣輿、輿衆事者輿臣隸、隸屬於吏者隸臣僚、供勞事者僚臣僕、主藏者僕臣臺、給臺下廁役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何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僕隱也區匿也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之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啓疆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闕乎。

成章臺而召諸侯背禮甚矣薳啓疆無一言以諫其非反曲詞以徼魯公魯公畏其見陵亦遂聘楚行非聘會之不俟爲其削

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衆欲討之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亦盜王曰取而臣以往使以闇去盜有寵未可得也戲言以我爲盜方爲君有寵未可取也遂赦之

薳啓疆致魯左傳昭公七年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始成而祀曰落大宰薳啓疆曰臣能得魯侯薳啓疆來召公昭辭曰昔先君承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楚子重伐魯魯使子而

開往賂之公衡[illegible]以[illegible]以而[illegible]諸[illegible]曰
質而受盟于蜀

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望曾飢傳序相授於今

四王矣共王康王郟敖及今靈王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送康

王葬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

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明受

命于蜀之事不虛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

如蜀之以公衡為質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

使臣請問行期見伐之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稱兵而曰質幣

謙言也以請先君之貺問成公之不踐言公如楚

遂啓疆反大屈左傳昭公七年

楚子〔靈〕享公〔昭〕于新臺〔章華臺也〕好以大屈〔弓名以爲宴好之賜〕既而悔之薳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不知其與何人〕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齊晉越將代魯取弓〕愼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奮揚不忍殺太子〔左傳昭公二十年〕

王〔平〕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新楚平王用費無極言使太子建居城父至是無極譖太子與其師伍奢將據方城之外以叛王既執奢又欲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竟知令去〕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才不能苟貳〔苟且懷貳二心〕奉初

伍員之復楚申包胥之興楚料遠制勝各如所言兩敵乎碁也

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謂欲殺之）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汝）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犯二罪）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

申包胥乞秦師（左傳定公四年）

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楚平王殺伍奢及其長子尚次子員奔吳）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讐以滅楚）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吳入郢昭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先是楚以一裘一佩拘蔡昭侯三年以肅爽馬拘唐成公亦三年既歸請師於吳以報之）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吳若滅楚則隣秦）疆埸之

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其分楚地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哀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取修我戈矛與子同仇之義九頓首而坐詩凡三章每章三頓首以謝秦師乃出以救楚

由于有能有不能左傳定公五年

王昭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詐爲王車服立國於脾洩以安路人恐其潰也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自知不能當辭勿行

藍尹不載昭王非棄君也是心也子西知之故請聽其詞而尹之言於昭王甚有徵驗焉故子

城不知高厚小大何如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吳入郢昭王奔入雲中盜攻王寢擊以戈由于以背受之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藍尹亹見昭王 國語

吳入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臼津見藍尹亹載其孥王曰載予對曰自先王莫隊其國當君之世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夫其有故王使謂之曰成臼之役而汝棄不穀今而汝敢來何也對曰昔瓦唯長舊怨以敗於柏舉瓦欲得蔡侯之

虞

西使復其位其曰毋忘前敗則子西之因尹以勸忠於君者也

裘佩唐成公之馬弗與拘之三年既而獻之乃歸唐蔡二君既歸請吳師以伐楚戰于柏舉故君及此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曰以儆君也庶幾而更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懼而擊前惡乎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死在司敗矣楚改司寇爲司敗唯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言見釁則念前敗王乃見之

○吳

蹶由不畏釁鼓左傳昭公五年

楚子靈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齊慶封奔吳吳以朱方處封楚圍朱方以討之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至是楚復報之至於羅汭吳

臨難抗詞不失條鄭既言卜吉而又言臧否無常且及邲之役尤爲遠猶

子(夷昧)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守國之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命龜之辭如此)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懈)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盛)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楚與晉戰城濮卜得)

吉兆而敗至郊戰勝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　平王即位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怒吳子而作色於蹶由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越

諸稽郢行成於吳　吳國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胥自楚往登自宋往簡服吳越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決鉤弦也拾捍也喻胥登善用兵而衆化之勝未可

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莊子曰綽約柔乎剛強子於諸稽郢大夫種之詞而有感焉以越之君臣所謀土地所庫甲兵所聚豈肯甘心於吳者

成必 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聞也王不知設戎自守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吳謂越爲不足畏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天命不在吳 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謂檇李之戰傷闔廬也言天王者尊之以名 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弃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

美言鴆毒何不悟也

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謂報兒侵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若禦寇之號令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於王宮晐備也姓庶姓也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徵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搰發也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忘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

義焉吳王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也荒空

大夫種行成於吳國語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

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君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

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戎翟

戎子不屈於晉 左傳襄公十四年

會于向 晉爲吳謀楚 將執戎子駒支 戎子名 范宣子 士匄 親數諸朝 行之所在亦設朝位 曰來 呼之使前 姜戎氏 四岳之後皆姓姜 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 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 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 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 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 由戎主之 詰朝之事爾無與焉 不得與會 與將執女 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 惠公蠲 明 其大德謂我諸

戎是四嶽之裔冑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從燭之武之言而舍戍焉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隻輪無反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執其角諸戎掎之掎其足與晉踣之斃也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遠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

夙沙釐之持正穆子之用人兩得之矣

無禮焉闕也賦青繩而退取愷悌君子無信讒言之意宣子辭謝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

夙沙釐從鼓子晉國語

中行伯荀吳既克鼓自翟別邑以鼓子宛支來傳作鳶鞮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寮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吳召之曰鼓有君矣已使涉它守之爾止事君吾定而汝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委質於君書名於策示必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叛質敢即私

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嘆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獻功言於頃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

左粋類纂巻之四終